

安仁方言

● 陈满华 著

●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ANREN FANGYAN

安仁方言

陈满华 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仁方言/陈满华著.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ISBN 7-5619-0525-4

I. 安…

II. 陈…

III. 湘语-湖南

IV. H174

出版发行: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印 刷: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

版 次: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5

字 数:210 千字 印数:1—1100 册

定 价:16.00 元

序

现代汉语方言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不少未开垦的处女地等待我们去开垦，还有不少方言富矿等待我们去开发。湖南南部方言有很多特色，一方面由于临近广东和江西，明显受到粤方言和赣方言的影响，另一方面似乎又反映出古代楚语和吴语之间的某种亲缘关系。前人早已注意到除了吴语保留中古的浊塞音声母外，湖南双峰等地也保留了浊塞音声母。现在发现安仁方言也有吴语某些方言独有的句段（分句）结构助词，尽管语音形式和功能不完全相同。这种深层次的相似之处很值得注意。六朝吴声歌曲和西曲歌有很多相似之处，似乎说明当时吴楚两地的方言是比较接近的。这些问题深入研究下去是很有意思的。

方言研究的深入必然会引发方言的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而方言的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又会使目前静态的方言描写中不少难以解释的现象有可能得到更符合实际的解释，同时也会纠正不少在静态描写中很容易作出的不那么确切的判断。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一定是非常引人入胜的，并且也是研究汉语方言史和汉语史的基础工作。

陈君满华花了几年时间写了一部《安仁方言》，对他的家乡话作了比较细致的描写。《安仁方言》和目前众多的方言志稍有不同，重点不在音系描写方面而是在语汇和语法方面。不过语汇的确切释义有很大难度，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的描写难度更大。如果说现代汉语语法几十年来这么多人一直在研究还有不少问题没有研究清楚，那么方言语法研究就更不可能要求一个人一次就研究清楚。我认为，只要能如实描写，多提供例证就可以了。怎样分析，

怎样解释，允许不断修正，不断深入。

一个人肯花时间，肯下功夫去研究，肯定会有所成就，不论这成就多大多小。如果不肯花时间，不肯下功夫，那么无论是什么样的天才也终将碌碌无成。语言学是一门科学，要下功夫，还要时时处处严谨从事。语言学还是一门冷门科学，要求甘心寂寞，淡泊名利。这两点都很重要，但是又很难做到，愿与陈君满华共勉之。

胡明扬

1995年6月20日于北京

自序

湖南省东部靠近江西的一片狭长地带虽然范围比较小，这里的方言却比较复杂。这些方言不但处于湘赣语交汇处，而且还杂有客家移民后裔，甚至还受吴、粤等南方方言的影响，因此，在语音、语汇和语法等各方面都呈现出多重方言重叠的特征。过去学者们对这一片地区的方言有过一些研究，但只有一些零星的调查报告和论文，笔者至今还没见到过较为深入的描写这一地区某一个点的方言专著。就已经发表的材料看，也多侧重于语音简介，词汇方面的材料则相对少些，语法方面的情况更是鲜有人论及。因此，这一地带的方言还很有研究的必要。可以说，这里是一片方言研究的富矿，尚有待我们去挖掘。

安仁方言属于这一狭长地带里的方言的一种。不过，我最早想到要研究安仁方言并不是因为意识到了安仁方言有多大学术价值，而是因为读到了李永明先生的大著《衡阳方言》。那时我正在念研究生，还是第一次见到专门描写一种次方言的著作。我不是衡阳人，竟然读了便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这或许有两个原因：一是安仁与衡阳相隔只有几十公里之遥，在语言上颇有些相似之处，尤其在词汇方面。二是我有一个姨妈在衡阳（衡南）住了大半辈子，在我小的时候，她来我家时怀里总是抱着孩子，她哄着或逗着我的那一大串表兄弟和表妹时我就感到奇怪：她先叫“我咯人，我咯肉”，接下来还有“我咯心，我咯肝”，再接下来居然还呼“我咯肺，我咯胆！”（“咯”相当于“的”）几乎把个五脏

六腑都要数个遍，她的衡阳口音至今回响在我的耳畔。自然，李先生的书使我有听到“一半乡音”的感觉，这种感觉又勾起了我对安仁方言的深深眷恋和反复玩味。若借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造词的话，那我当时大概也是有了一种“恋乡音情结”吧。于是，我便憧憬有一天能写出一部关于家乡话的书来。但是，那时我既没有足够的时间，也缺乏足够的能力。1988年5月，胡明扬师带我们几个研究生搞方言实习调查，因为我是当时班上唯一的来自非官话区的学生，为了方便，调查地点便选中了我的家乡。那次我因兼有客人和东道主的双重身份而没能始终坐下来参与学习和调查，但毕竟还是学了些东西。这一次活动就成了我写作本书的先声。后来我选择了《安仁方言》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本书就是在这篇约7万字的论文的基础上增删修改而成的。

在这部书完稿以前，我曾把学位论文的部分内容单独抽出加以修改写成了几篇文章，其中《湖南安仁方言的句段关联助词》已发表在1993年第3期的《中国语文》上，《安仁（禾市）方言的文白异读》和《湖南安仁方言词汇》即将分别刊于《中国语文》和《方言》，值得说明的是，写那些单篇论文的时间都早于整理本书，除了最后提到的那篇外，其余几篇的某些有关内容在本书里又有了少量的改动和增补。例如，《安仁（禾市）方言的文白异读》称，已发现安仁禾市方音的白读层保留了“古无轻唇音”等上古语音特点的字例有19个，本书又补入了4个字例，即已发现了23个字例。遇到这类出入时当以本书的提法和材料为准。

过去研究方言的学者，大都注意语音和词汇，尤其注意深入地细致地描写语音，对于语法重视得不够。这与过去乃至眼下流行的一种认识有关：汉语方言之间差别最小的是语法方面。其实，很可能语法方面的差异并不见得比语音、词汇方面的差异小。这样想来，我在写作本书时就比较注意语法的描写。但是，语法方面的内容仍然很不全面，例如介词、连词、量词等只在词汇部分露

了一面，一般都没有具体的描写。篇幅所限，只得如此，这是很遗憾的。

本书不是方言志，所以写法上也与一般方言志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两点上：一是某些内容写得很简单，而有些内容写得比较详细、深入。这样似乎显得不平衡，甚至有点不伦不类，但是我这样做是为了突出重点、揭示特色。二是在描写的同时作了一些跨方言的比较。当然，这些比较仍是很粗浅的，不过也可作为进一步的比较研究的基础。

本书能有现在这个样子，我首先要深深地感谢业师胡明扬先生。早在做学位论文以前，先生就鼓励我注意自己的家乡话。他在许多场合说过，语言学家往往是从搞自己的家乡话起步的。后来我在做论文时，他又把他个人的有关安仁方言的调查材料全部转给了我。这里面还包括了他对安仁方言的一些难点问题的思考。这些材料给了我很多便利，省去了不少查阅原始材料的时间，更主要的是受了很大的启发。例如，《湖南安仁方言的句段关联助词》一文原是学位论文的最后一节，而这一节就是在先生启发下才写出来的。论文通过答辩后，先生继续关心这部稿子，一再鼓励我修改出版。在联系出版过程中，先生又就很多具体问题给我提出了修改意见。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还先后得到其他不少先生的关心和帮助。我的安仁同乡、北大中文系何九盈教授多次鼓励我研究家乡话。去年的一天，他告诉我，他看到我发表的关于安仁方言的文章，真高兴，他也一直想搞家乡话，但长期忙于其他工作，竟没有遂愿。他说，“你好好搞吧，你出版了这本书，也是了却了我多年的一桩心事。”这真是对我的莫大鼓舞。何教授还跟我讨论了家乡话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为一位以安仁话为母方言的语言学家，何先生谈安仁方言自然对我很有启迪。另外，不少其他师长和同窗也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在此，我要对上述各位先生表示真挚的谢

意。

还应该提到的是，在京的安仁老乡陈世禄、曹文辉、李家富为我提供了一些安仁方言词语，还帮我核实个别词的释义。旧友陈安平及我三姐陈月华给我提供了有关安仁风俗的材料。此外，安仁县政府的刘凌、段火崽以及县教委的李风尘等有关领导也给予了不少的关心，在此一并致谢。

这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有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在此我也要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不能不提到发音合作人、我的母亲欧阳发英。由于我没经费专门回家乡去搞田野调查，自然是“就近取音”了。本书记录的安仁（禾市）语音系统基本上以母亲的发音为准，尤其是白读音。这一年多来，我在写《湖南安仁方言词汇》，整理本书，正好这段时间母亲住在北京我的家里——在这间十二平米的宿舍里，在不足一岁的女儿的哭声或笑声中，母亲坐在放着孩子床的大床上为我发音，告诉我她把某某东西叫做什么，给我讲述安仁民间故事……。这一幕我大概是终生忘不了的。如果没有母亲的配合，这本书很难写成这个样子。仅以词汇为例，学位论文只收集到7百多条词，而在《安仁方言词汇》里已增至1700多条，在本书里又增加了几十条，这些增加的词大都出自母亲口里。母亲特有的耐心和丰富的生活阅历，也大大地有助于我的释义，譬如“2.1.12 饮食”一节记录了一连串与“辣子”有关的食物词条，而释义详细、具体得像是“烹饪手册”，简直是在出卖家乡的“酒麸辣子”等各种辣椒风味菜的专利了！话虽这么说，但记载具体、详实却又是方言、民俗学者们通常所孜孜以求的，所以还得恳请父老乡亲的谅解。虽然我不能保证本书绝对正确无误，但至少是已经勾勒出了安仁方言的轮廓，仅仅这一点也就足以使我感到欣慰了。也正因为如此，我在本序里想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凝结着我几年心血的小书是献给我母亲的，尽管

她老人家目不识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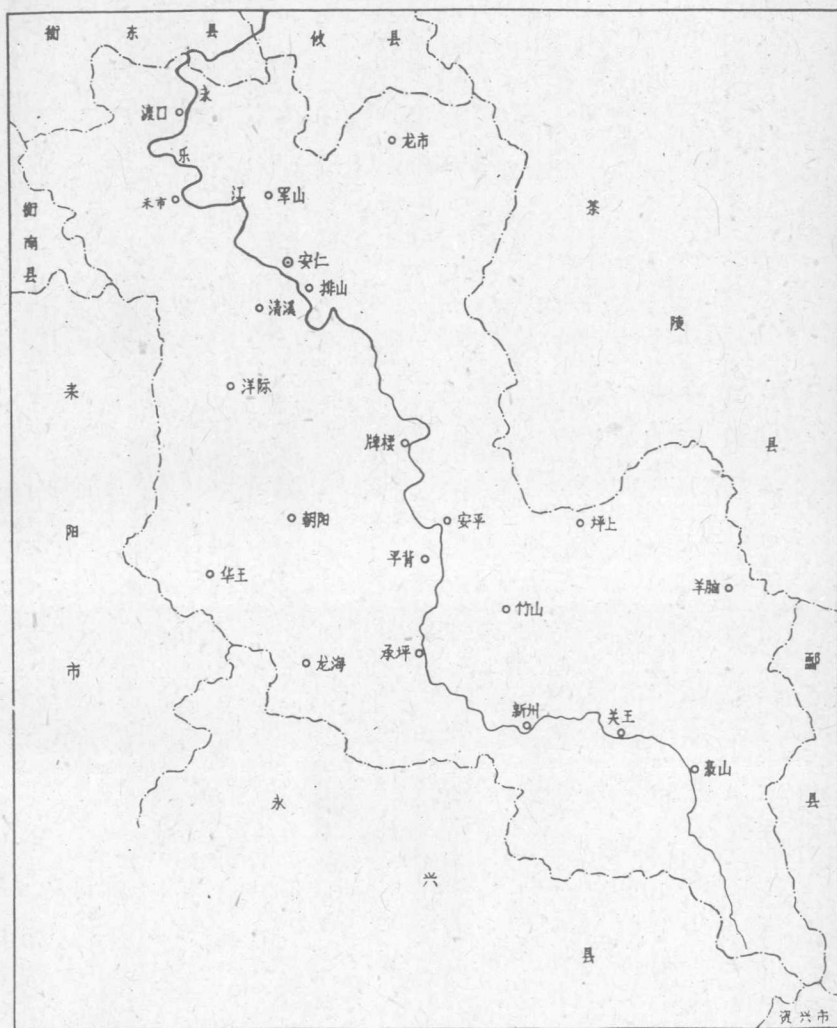
陈满华

1994年11月23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

本书使用的符号

~	字词重现符号	N ₂	第二个名词
+	有这种搭配关系	V	动词
-	没有这种搭配关系	A	形容词
○、□	汉字空缺符号	N _{um}	数词
-	音节替代号	M _w	量词
—	白读(标在汉字下)	N-M _w	数量词
≡	文读(标在汉字下)	P _{rep}	介词
~	借音字(标在汉字下)	S	主语
/	或	P	谓语
	两个项(读音、意义等)的分隔线	O	宾语
[]	国际音标注音符号	O _直	直接宾语
()	夹注符号; 变体符号; 选用符号	O _间	间接宾语
?	能说与否有争议	O _准	准宾语
*	没有这种说法; 脚注符号	O _处	处所宾语
§	段落、节次符号	C	补语
N	名词	A _c	肯定式能性补语
N ₁	第一个名词	N _c	否定式能性补语
		AB	代表两个不同的音节(字)



目 录

序	胡明扬
自序	(1)
本书使用的符号	
安仁县简图	
零 绪论	(1)
壹 语音	(5)
1.1 安仁话的语音系统	(5)
1.1.1 声母	(5)
1.1.2 韵母	(6)
1.1.3 声调	(7)
1.1.4 连读变调	(7)
1.1.5 声韵调配合关系	(8)
1.2 同音字表	(19)
1.3 安仁话语音与古音的比较	(59)
1.3.1 声母比较	(59)
1.3.2 韵母比较	(61)
1.3.3 声调比较	(64)
1.4 文白异读	(65)
1.4.1 引言	(65)
1.4.2 声母的异读	(68)
1.4.3 韵母的异读	(78)
1.4.4 声调的异读	(83)
贰 语汇	(87)
2.1 分类词表	(87)

2.1.1	天文 地理	(88)
2.1.2	时令 时间	(91)
2.1.3	农事	(93)
2.1.4	植物	(98)
2.1.5	动物	(102)
2.1.6	用品 工具	(107)
2.1.7	建筑	(115)
2.1.8	衣服 穿戴	(119)
2.1.9	称谓	(121)
2.1.10	人品	(124)
2.1.11	身体	(128)
2.1.12	饮食	(131)
2.1.13	疾病 医疗	(134)
2.1.14	日常生活	(135)
2.1.15	活动感受	(139)
2.1.16	风俗习惯	(145)
2.1.17	迷信 诉讼	(149)
2.1.18	方向 位置	(152)
2.1.19	代词 量词	(153)
2.1.20	形容 性状	(156)
2.1.21	副词	(159)
2.1.22	其他虚词	(162)
2.2	谚语 歇后语	(164)
2.3	“得”字的意义和用法	(171)
2.4	“大”、“小”意思的表示法和“满”字的用法	(173)
叁	语法	(176)
3.1	助词	(176)
3.1.1	结构助词	(176)
3.1.2	动态助词	(184)
3.1.3	语气助词	(203)
3.2	一类有特色的形容词	(208)

3.3	副词“连”的用法	(211)
3.4	动词“冒(得)”和副词“曼(疑)”的用法	(211)
3.5	个体量词“只”的用法	(213)
3.6	名词词尾	(216)
3.6.1	子(唧、崽)	(217)
3.6.2	公	(219)
3.6.3	牯	(219)
3.6.4	婆(婆子)	(220)
3.6.5	脑	(221)
3.6.6	古	(222)
3.6.7	古脑	(223)
3.6.8	头	(223)
3.6.9	巴	(223)
3.6.10	手	(224)
3.6.11	拐子	(224)
3.7	北京话的重叠式在安仁方言里的对应形式	(225)
3.7.1	动词重叠式的对应形式	(225)
3.7.2	形容词重叠式的对应形式	(226)
3.8	屈折构词语素“唱”	(228)
3.9	特殊句式	(231)
3.9.1	双宾语句式	(231)
3.9.2	宾语和补语的位置	(232)
3.9.3	正反问句	(232)
3.9.4	一种修饰语后置的句式	(233)
3.9.5	“去……(某地)”的表示法	(234)
3.9.6	一种带“得”字标志的补语句	(235)
附录1	段语	(237)
附录2	十搅解粥歌	(238)
附录3	传说 故事	(239)
	(一) 困箕在	(239)
	(二) 杨思略败子	(240)

(三) 三叔伯母	(243)
(四) 聪明啗新妇	(245)
(五) 一只先生	(246)
普通话译文	(249)
参考文献	(253)

零 绪 论

安仁县位于湖南省东部，东与茶陵相邻，东南与酃县接壤，与江西的最近（直线）距离只有 40 多公里。南部及北部分别与资兴、永兴、耒阳、衡南、衡东、攸县交界。安仁县在汉代为酃（今衡阳县）、湘南二县地，晋至南北朝陈为衡山、临烝二县地。隋为衡山、衡阳二县地，唐武德年间（公元 618—626 年）置安仁镇，属衡州。公元 935 年（五代后唐时）改为安仁场，场治设宜阳、熊耳两乡之间。公元 965 年（北宋宋太祖时）升场为县，县治设宜阳（今洋际），属衡州。公元 1002 年，县治迁今安仁城，元朝属衡州路，明清属衡州府，国民属第二行政督察区，1952 年划属郴县专区，现属郴州地区。总面积 1462 平方公里，现有人口 35 万多人（截止 87 年底），其中农业人口约占 94%。安仁县内汉族占 99.9%，另有苗、彝、侗、土家等族的移民。

境内的话都可称为安仁话。但“安仁方言”可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指通行于安仁绝大部分地区的方言，不包括以下两片的方言：一是渡口乡和禾市乡潭湖村的衡东、衡南话，即湘方言内部的另一种次方言；二是东南部的关王、豪山、羊脑三个乡六个村的客家方言。这个意义上的“安仁方言”可由城关镇、安平镇及禾市街三处的话分别作为中部、南部和北部的代表，而城关话还可以作为整个这一地区的方言的代表。另一种理解是指全安仁县境内的话。本书讨论的“安仁方言”是前者。

安仁县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安仁方言的复杂性。安仁靠近江西，历史上，屡有江西籍人因避战乱等原因移居安仁。这一点，史志